



皇明文衡卷之六

奏議

洪武戊辰四月大庖西上

皇帝封事

解縉

臣伏奉

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有諳魏徵于唐太宗者為其錄前後諫章以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什碑臣



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

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  
望也臣願與臯瓊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  
懇切以爲言者尤願

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 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  
功高萬古此放勛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  
天下于羣盜救生民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  
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  
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非不萌不邇聲色不爲遊畋旣皆遠  
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 陛下篤博信之本加慎  
獨之功登臨若對之功益加密不睹不聞之心能無間雖處  
采信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也今日存養之

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  
喜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爲一  
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于無刑也  
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  
則不清

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  
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  
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  
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  
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  
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



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鈔緝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沂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勤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

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春秋尤甚宜及時刪改且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于淫巧易制寺閹尊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戟陛墀皆為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



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為  
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  
起佈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  
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  
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  
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惟  
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  
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  
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  
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  
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  
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為明帝德罔愆則帝志應而天命用

休人君惟以德為政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  
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  
也且采盛之潔衣服之齊脩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  
神之末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為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  
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  
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為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惟一于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無疆之福神不  
必勞而享無為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  
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  
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  
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効人之過人自以言為諱何



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省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  
但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為執持意謂如此則

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  
趨媚劬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  
一夫持法固爭謂其不當罪其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臯陶  
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  
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  
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  
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  
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  
人不擇于賢不量于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  
之盡備錯置如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

明行降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真蹈鼓趨而  
布於朝者驟歷清華惟懼悍之夫闖茸下愚之輩朝捐刀  
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符剔犀之賤衮繡魏我負販  
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枕詢有德是故賢者羞  
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  
刑為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鬻勝官人沒商量  
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  
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  
謂陛下任意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忠良也古  
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岸鄉學之  
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享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  
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



如影之隨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  
顧長幼之民掉背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  
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  
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  
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爲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 陛下天資至  
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 陛下洞矚之矣然  
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  
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  
懾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  
謂得直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謂衆以神仙爲徵應  
謂有所謂某仙某神乎佑 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路

王從琦已焚之矣屢求屢得真偽莫明假令真有之則區區  
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  
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  
老誕謾恍惚何足稽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  
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好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  
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  
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  
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  
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  
縣不爲理或膏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辦以當役役重  
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  
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極其困



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晏安隳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鬪武備隳之過也及今脩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後又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于

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听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擊跽曲拳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之欲言固不止此承命忖量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



陛下幸垂鑒焉

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韓國公寬事狀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辨析幾微之際此禍幾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定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事之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

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勛臣第一而已夫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僥求取天下于百戰而難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世絕宮污僅保守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之年邁摧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欲哉今不幸以失刑而臣懼惻爲明之猶願陛下作



成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体也且臣至踈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耻立於一聖明之朝而無諫爭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群臣豈無忠智左右侍近必有為

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為陛下言者而事枉寃延未已群臣杜口竟無一人為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其踈賤冀

陛下萬一感悟臣其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論考較錢糧封事

鄭士利

前月九日欽遇陛下渙發德音廣開言路此二帝三王之盛舉也側聞邇來中外臣民大有所陳惟考較錢糧事未可言者意者當陛下赫怒之餘故人容容各自重耶不然何

其宜言而不言也臣草野布衣聞見淺近政事之得失生民之利病臣焉能知惟考較錢糧得聞一二諺所謂耳聞不如目見向非臣兄士原為先任懷慶府同知考較錢糧事斷發工役臣亦蓋不知也自詔書之下臣欲言之久矣特以臣兄之故恐陛下以臣為假公營私者不敢言欲進復退者累一月既竊自念以為當陛下求言之急豈惡直言之士若乃畏首畏尾避嫌遠疑是忠臣義士之心不白於天下也輒不自揆故僭言之亦不自量已昔有野人食芹而美者則欲以獻於其君區區愚忠政與此類陛下幸垂察焉夫考較錢糧用使空印自昔已然非至聖代而然也陛下即位已九年矣詔條之內不見禁革而律令之內所不該載上下承習以為當然天下之人咸知之惟



陛下未之知耳一旦生事之人撝拾此事致使忠良老成咸被其害臣愚請試言其故夫考較錢糧各府實將文卷越行省攢造千百宗卷攢於一冊牽查照簿豈無錯誤故曰寸寸而度之至丈必繆銖銖而數之至石必差是以必須空印無弊也向使有司官吏欲偷盜那移理沒作弊當預於本處文卷補完然後赴省部攢造豈不截鋒斂鐳便且易耶又何必用空印省部旋補而旋生弊也又況出納錢糧各府州非奉省部不敢專擅一絲一毫之出入其原皆出於省部故省部卷中所有府州文卷不能損也府州文卷所無省部卷中不能益也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特散漫於各卷未之歸一查照攢造之間不能無誤至紙所以爲筆誤差錯之設無弊也且各首府至戶部里路遠者半年餘近者亦不下半月攢寫之

偶有差錯理須扣換填補若待復至本處衙門用使印信即非旬日可及省部置局督併攢造有如星火若爾展轉迂迴豈不大誤事耶是以必須空印無弊也今行移文書除張縫中印信外後面必有年月年月之傍必有註語然後官吏僉押於年月註語之間用使印信今考較文冊下面張縫印信雖多而後面年月之傍註語已定又止一印信向使掾典欲假此空印行移文書潛謀不軌下面張縫固有印信可徵而後面年月即無印信又無封皮不知復可作何行移而何處不曉法律鋪兵便與承接遞送而何等庸愚官吏輒便憑信與之施行空印之不可以行移遞送亦明矣臣竊迹前世興亡之故大抵親賢人遠小人以興而親小人遠賢人以敗未嘗以空印也空印之不能爲國家患益明矣



陛下以天縱之資日月之明豈不燭此情理然而盛怒未解者意者左右之臣未嘗以此言進歟臣愚竊以爲考較官吏止可坐之以不勤之罪而不當坐之以重罪也况所犯在律令頒行之先乎空印既不可以行移文書又不可以那移作弊免死杖一百工役終身前此復有克軍者假使偷盜那移潛謀不軌不審陛下復加之何罪陛下必欲禁革空印不過罪一二人下半紙詔書明諭天下使天下後世之人知懼而不敢犯足矣何必牽枝引蔓罪及各省府耶夫人才之難自古爲然十年長養十年教養十年歷練至於四十血氣既定見識已明然後適用故曰人惟求舊今內而尚書外而叅政等官允所謂國之重臣功能俱淺者也自非聖人不能無過縱有罪過臣猶謂得與八議之科今乃俱爲考較錢糧

有不保首領復追俸七石有斷發工役改發克軍者中外老成蕩然一空並使晚進必以生布列中外未審孰爲

陛下畫此策也使彼在任之內所言所行果皆考較錢糧事邪抑亦有忠國愛民之事也如果俱係考較錢糧固爲得罪若亦有一班半點爲國爲民亦可絕長補短以功掩過三年之俸亦不足爲國重輕也而追之是導天下之人而爲貪污也奚補哉今犯職私者工役而用使空印者亦工役復終身焉彼富裕者固不復憂而此貧乏者則受苦楚其平日職私者至此自爲得計臣竊恐自是之後廉謹者愈無所勸矣昔秦穆公赦食馬之徒厥後猶得其死力考較官吏非岐下野人比也陛下幸赦之又豈特得其死力而已哉古人有言曰人之有言不得已也臣况已斷發工役因不敢辭而甘心



輸作以贖罪矣 臣復勤懇懇懇不避斧鉞

陛下言者非不知觸忤天顏罪在不赦顧以朝廷大體當務從平恕不宜持法過當有累 聖明盛德蓋亦不得已言耳固非為臣免一人之計而言也言辭粗鄙不能回護陛下倘以臣為草野疎愚不識朝廷忌諱怒其狂瞽而納用其言又豈特考較官吏感恩無窮天下之士必皆鼓舞懽忻而樂於任進矣謹於中書省投進以聞干冒 宸嚴無任戰慄屏營之至

萬言書

葉居升

臣居升幸備生員首蒙 寵賜今教山西書院自開學以來罄竭所聞訓誨民間子弟常恐未見成效身塗草野無以上報聖朝養育之恩私切自念近者欽讀

聖詔有曰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養自省皆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乎人君尋思至此徬徨無所措手足惟詔臣民詳言朕過四海聞之懽呼雷動皆曰此大禹成湯罪已之道復見今日矣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過也聖人所必有知其有過樂聞而改之此聖人之所以益聖也今天下之士苟有見聞者莫不欲竭其心思智慮以應詔書之求况臣愚蒙久承養育陶成以至今日敢不披露腹心以聞惟 聖主詳擇之臣歷觀漢晉唐宋之世皆有災異之變始因刑政失宜賢愚倒置遂致紀綱不振或政失於權臣或勢移於方鎮患不生於女禍則困於夷狄上下偷安苟延歲月諫書屢上曾莫之省天變於上而不知戒人怨於下而不知恤天下已壞而莫能救也臣每讀史至於其間未嘗



不切齒熱中不止太息而已迄元之季天人厭亂既極  
天命真人以聖神文武之資掃除亂略四海英雄坐致闕下  
沙漠之微罔不臣服方宵衣旰食以圖雍熙之治凡漢晉唐  
宋之失今皆無有然而天變於上以致日月星辰失序或者  
鑑觀前世之失矯枉其弊而又太過者歟漢賈山有言曰忠  
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  
明主之所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之也臣今有芻蕘之  
言雖未足以明道敢切言與言之庶盡忠臣事明主之心乎  
臣聞王者之心上通乎天王者之動上應乎天審天下之治  
否者則求其端於王而已天之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其可見  
也使陰陽交和五行順應日月星辰其可見天下雖未善治  
謂之治焉可也陰陽錯繆五行不得其序日月星辰不得其

行天下雖無事謂之不治可也稽之天道察之人事而後可  
以論治亂之實矣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  
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者君之象也  
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始  
以所聞於經傳并據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  
食則維其常陰盛陽微則為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  
而曰日月相刑者則月敢抗於日臣敢抗於君矣切觀  
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踏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  
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  
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  
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小  
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得以兼乎



上蓋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 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國之甚或者謹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古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理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

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擾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據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遠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諭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為大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義國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



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有不以專事刑罰而結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撤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不幸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浹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

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令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則刑法繁苛而政治促急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太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



定舊律諸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  
主上好生之仁已諳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  
乎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  
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 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  
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  
制刑之政而後有圜圜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  
宗皇帝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於人欲利於  
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  
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况今立法  
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 士者以登  
仕版爲榮以罷職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  
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

尋常之辱其始也 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括務無遺迨  
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  
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居官舉動一跌  
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  
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 主樂爲之事哉  
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  
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  
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  
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  
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  
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  
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



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掩其所短而宜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筆以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其廉若是其智若是少不如法 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時則脩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培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知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有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放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強

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功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人僞四大王突窺山谷如狐如鼠無密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之驚駭潰散兼之深林大壑人跡不能追踪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死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搔動四千里之地鷄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移他所 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就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青守今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是已起戶口雖蒙矜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爲訛



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  
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  
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反易逃匿若欲  
遷徙一槩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大過而  
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  
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  
者乎臣願自今 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脩舉八  
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  
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是任家小在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  
起戶田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  
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而非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  
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于文景而

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  
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  
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紀元九年于茲偃兵  
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脩明亦可謂安矣而  
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  
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  
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  
者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  
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  
土脉微動和氣蒸之然後其融釋然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  
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  
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况今之天下



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  
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  
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  
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  
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  
流俗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  
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爲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則以  
正率下導民善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  
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  
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  
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  
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凜膳

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  
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  
社學爲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  
是之許今之社學當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  
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爲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  
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紙上照刷  
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  
民不知孝悌忠信爲何物聞爭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  
廉耻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  
朝廷班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  
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  
蹟少者爲闕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



文未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班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職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欲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士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都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委之以郡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

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材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不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材漢朝以其年少難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寧有幾人乎臣恐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耻言人之過失至其末年扞城之將至力屈計窮則視死如歸忠臣義士死事者不可勝數雖婦人女子羞被污辱此皆禮義教之效也元之立國其本固不正矣犯禮義之分廉耻之壞自古未有故其末年棄城叛將降敵附下者亦不可勝紀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大將北征以來爲之死事者幾人乎此禮義廉耻不振之弊也令其遺風



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尚廉耻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慎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為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為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生員升於太學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大臣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寒覲覲之心也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罪既清則刑期無刑矣崇禮義尚廉耻而風移俗易矣於是 主上端拱清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嘉祥莫不畢至矣尚何天變之不消也哉雖然臣愚猥不自度微賤廟堂之議輒敢陳說如此是以螻蟻之命試當雷霆之威朝廷苟以詢芻蕘之意而容之憐其愚

忠言可采者則舉其一二不可采者置之不問將見天下之嘉言日聞于上矣此臣之願也干犯天威罪在不赦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奉天殿災上疏

鄒緝

臣伏奉 勅書以今月初八日 奉天殿災勅諭文武群臣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俾知警懼以回天意臣惟

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未嘗少怠而群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失所怨讟上與 上天眷懷遂加譴罰 陛下心存警懼咨訪群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塵聖覽伏惟 少垂察焉切以 皇上紹嗣



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本所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功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既廣科派亦繁群臣不能深體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需無裨拮据者多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相蠶食耗費錢糧而無益於事是以竭盡生民之膏髓猶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告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爲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之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時農蚕廢棄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代輸桑棗以供薪爨剥取桑皮以爲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司胥吏橫征暴斂日甚一日民生無聊愁嘆滿室且如前

兩歲買辦青綠顏料本非出產之所而科派動輒千數百戶民無可得則相率斂鈔遍行各處收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方得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既已遣官採辦於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爲止蓋緣工匠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爲濫取之利而不顧民之艱苦難辨此又其爲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一爾其他又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人民者京師之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爲國之本謀所以安輯之乃使群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即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壞或摧毀其牆壁或碎其屋瓦



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叫力無所措或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霖潦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蔽倉惶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橫害下民如此其甚陛下皆有所不知此 京師人民之受害而不能無怨讟者也貪官汙吏徧布內外剝削之患及民骨髓 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卽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至無限量州縣官吏應答奉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自守心存愛民不爲承應及其還也卽加讒毀以爲不肯辦事 朝廷不爲審察遽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濫司府縣之官聞有欽差官至望風應接推恐或後上下之問賄賂公行略無畏憚剝下媚上者

同交易貪汙成風恬不爲怪且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豈能無所怨讟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人民飢荒水旱相仍至剥樹皮掘草根簸稗子以爲食而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窮財匱如此而猶徃役不休征歛不息 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廩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粃不足至食草木此亦耗蠹食以養無用者也至於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乃驕傲橫恣不執常役游行往來擾害良民此乃姦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徃不堪假此爲名以圖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此豈可以信用之哉朝廷歲令天下有司織錦段鑄銅錢遣內官賞徃外蕃及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散



人民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  
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散與人  
民畜養馬多人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傷輒令陪償馬戶貧困  
則復鬻鬻子女猶不能償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已  
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昔晉武  
帝徙胡人於河南內地群臣皆諫以爲不可恐貽他日之患  
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乃許令達旦胡人入中國  
賜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  
覘中國姦細之人尤其所不可者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  
遠徙况此蕃夷習俗既殊所性亦異豈肯背其本主違去鄉  
土而居中國乎且必有可疑不可以不察之也今宜使之來  
朝之後卽遣歸其本國不必留之以爲後日子孫之患也至

於宮觀禱祠之事自古有國者所當深戒漢武帝嘗極意以  
求之而卒無其驗取譏後世亦宜去而絕之也古人有言淫  
祀無福况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國用無度亦其一耳  
凡此數事皆足以損傷和氣下失民心上帝  
天意怨讟之興實由於此夫 奉天殿者

陛下正朝之殿所以朝群臣發號布令出政之所古之所謂  
明堂也而災首及焉其爲災之大自古以來未之或有誠所  
謂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深察所以致災之由大布

恩澤改革政化以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以回

上天譴怒之意也夫應 天以實不以文臣願

陛下深下明詔散遣工匠營造之人停止役作使天下之人  
得遂其父母妻子相安相養之心罷絕下蕃買馬之役勿令



復出四夷外國來朝貢者賜賚而遣之勿使久居中國有願  
留者亦宜遣令出塞俟三四年後徐復議之蓋四夷歸附朝  
貢雖足以爲中國之盛然使之久居於此窺見中國之虛實  
恐非今日之所宜亦非他日之利也彼皆人面獸心不識恩  
義徒以貪求中國之貨賄而已一旦待之有不至必且爲中  
國患矣冗官濫員宜沙汰之使歸田里有可用者亦使暫歸  
俟其官有闕則取用之簡拔賢才申行薦舉嚴考官吏有職  
貪蠹故壞法爲民之害者在內則令六卿大臣及監察御史  
在外則令按察司官按覈其實而罪黜之勿復實資若有廉  
能之官善績昭著許令保薦於朝量加陞擢使有激勸大抵  
敦教化厚風俗勵廉耻勸良善此有國之先務善有所勸惡  
有所懲則廉耻道立而姦貪之俗自止息矣前者常有監生

生員告乞單丁侍親因而獲罪發充軍者亦乞赦原取回  
得遂其初心蓋其間亦有先告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  
司不行分理一槩查發充軍此皆有虧治體難以垂訓將來  
至於宮廟禱祠之事亦宜罷絕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  
時法司執滯常條罪有無大干涉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  
乞重加湔洗使之自新常爲京官者則降出于外勿還舊職  
蠲除租賦一切征斂科需不急之務悉乞停罷飢荒之民則  
令所在有司發廩賑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戶之家出粟  
以賑之官爲之主俟有豐收則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  
所以保安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爲國家千萬年  
無窮之命脉今皆舉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民心既固  
國本益安欲爲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王萬世之基莫有



大於此者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 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常視人心以爲去就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有人心既歸而天命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敦教化必脩禮讓必使之遂其生養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人知父子君臣之教尊 君親上之義則任之以事驅之以役雖勞而不怨生養遂而衣食足則人知廉耻思樂妻子保親族盜賊息而無爭奪凌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天命疑固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奸人細民有以詭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抑絕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爲疑惑賜予有節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本充實財用可舒而不至於空乏有司百官全其祿廩使有以養其廉耻天下之人

得以休養於田里之間而有司官吏無貪殘虐害之政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 天命攸屬而國之基本自固此誠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彌災變之大者也至於邊防守禦之臣則令其修飭軍伍謹察烽堠以防寇盜此又其所當慮於未然者也今 天意如此災變已極不宜復有所造作以重勞其民當還南京奉謁 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數年之後 天意既回始可爲之不宜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

陛下於其後彼小人者不知國家憂戚之大計惟欲諂諛順旨以希倖恩寵而已若復聽其言以爲無害則誤陛下益甚殆非 國家之利也 臣不勝惓惓之忠輒冒斧鉞之誅謹陳其愚以復 明詔干犯 天威不勝恐懼待罪之



至惟

陛下矜其狂愚少垂聽鑒

皇明文衡卷之七

奏議

陳問 安啓

楊士奇

臣未奉 召命不敢違例一人獨進而有所愚見亦不敢默  
 而不言近日未審 朝謁及問安之禮如何臣之愚誠伏望  
 殿下嘉隆此禮愈勤愈敬曾蒙 令旨面諭臣云前日欽奉  
 聖旨免朝臣退而思之固是 天恩寬大之至然儲君於事  
 君父未有久而不朝之禮伏望 殿下自已主張而必行之  
 如奉 聖旨免朝既退之後明日又往後日又往誠孝之心  
 積久不已必然感格至於奉 侍之際尤望 和顏婉詞以  
 仰承 天意臣伏惟 至尊仁聖如天雖臣下有過常蒙寬  
 貸愛之如初何況父子至親恩愛尤重豈宜於奉事之禮少



有未盡也昔文王所以稱聖人者蓋自為世子之時日勤於視膳問安之禮為之根本故禮經載之以為萬世之法在禮又曰父母不悅起敬起孝此悅親之要道也伏望

殿下萬萬加意臣愚無任虔懇之至謹啓

伏惟

皇上肇登寶位上以繼承

列聖下以統御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則

宗社永安 皇圖永固天下蒙福永遠太平然其根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

東宮山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臣

臣士奇叩頭對曰此 國家第一事正維其時伏望

皇上留心不幸

宣宗皇帝上賓中外皆同哀戚之心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

重不敢久默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臣等深切惓惓之至謹具合行事宜陳

奏伏惟 采納謹具奏 聞

一自古人君成德必先於學未有不學而能成德者尚書

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經筵侍講之

官實為學之首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



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共其職庶以上副

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  
自 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譽者不  
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謹擇

天子就學其事體與 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命禮部翰林  
院詳定講筵禮儀陳奏

皇上聖德正在今日輔養本源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  
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並言僕臣賢否係君德  
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

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之使用之人皆宜選

擇行止端莊立心行已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  
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此事關係最重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

皇太后殿下皆留 聖心爲

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舉動輕挑語言  
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不早去隨侍既久  
情意相洽不覺其非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  
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  
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

天子之左右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

皇太后殿下萬萬留意臣深受 國恩無能補報惓惓愚忠



不敢不盡伏乞 采納 宗社生民萬年太平之福

議吳文正公從祀

欽奉

聖旨命臣等考究元儒吳澄應否從祀議擬奏聞臣士奇等  
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  
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熹所註大學讀之即  
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  
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勤  
謹敬和自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顏冉  
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  
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脩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  
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啓大道

之堂與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  
乃就國子監丞職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  
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占卓然君子也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  
澄二人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  
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  
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  
既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  
綱曰頽末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

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  
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之功朱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  
諸儒自荀况下至范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  
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 國家之盛



典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正統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啓疏

周叙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啓爲安邦謹始事臣幸生逢聖明不意國家近日有大不可忍言之事臣雖兩年以來沾患脾疾醫治少效不能有爲自聞令諭日夜撫膺揮涕寢食不寧又無才力智能可以赴難復讎恨不卽自殞絕謹竭愚忠有可上報朝廷之萬一者不敢隱然不言恭惟廊王殿下承聖母皇太后命爲監國則天下事皆在於殿下一人之身也其所係重矣昔周公輔成王當承平之日今殿下輔皇太子殿下於有事之秋視周公之時又甚難矣雖曰日望聖駕早還以慰臣民之思然虜情叵測時月悠邁天下之大蒼生之衆易以搖惑殿下得不於此深謀熟慮之乎蓋殿下於

聖上親則兄弟誼則君臣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宜與群臣如越王之臣薪嘗膽以報吳讎使智者獻謀勇者効力必盡殲虜寇而後已爲今之計先須博選辯士卑詞重幣暫爲君父屈諭以昔時通好恩待如此之厚今因奸臣誤國與兵構怨遂失南北之親其能卽返聖駕則結好和親世世利賴不然則堂堂天朝疆域萬里兵甲數百萬衆得不思汛掃沙漠以圖報復哉必求其人可使者試察遣之庶或有濟至若能返與否必當選將練兵慎固邊疆防其再舉協力殲之俟上天悔禍宗社靈長休養生息訓甲練兵分遣良將直擣巢穴繫其虜酋以伸萬世之情未爲晚也愚昧之誠不能自己謹陳芻蕘之言條列于後敬順附舍人陳亮賞捧進呈伏乞賜覽鑒臣犬馬之誠不勝幸甚計開八條 一曰勵剛明君上之



德貴於明而尤貴乎剛明則物無遁情剛則事不牽制全是二者乃克有濟易曰剛健書曰欽明古昔聖哲允勵乎此故能駕馭英豪平治宇內前此奸臣蔽主之明制主之斷故權移於下致茲禍敗恭惟殿下睿質天賦至剛至明如斷馬順之事中外震懼稱頌伏乞益加奮勵不懈初終幸甚 二曰親經史古今治理國家興亡具載典籍讀而知之可為鑒戒伏望殿下擇近內廷可延問群臣之所開閣置書史其間選擇學識純正者與之講論義理因可詢訪時政庶聰明日益治道有資 三曰修軍政方今切務莫逾選將練兵然思何以致之將必多方推舉親召問以慰勉之而爵秩勿吝軍士必設法召募時鼓動以來之而賞賚有加勤訓練恤饑寒作之以氣結之以恩庶可底成功宜日夕與左右大臣及諸老

將計議精兵足食之要不惟臨事有濟抑且國威振揚 四曰選賢才國家治亂係於人才賢否而人才難知自古所病亦必思求所以知之之道夫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二者混淆治道衰矣願今人才布滿有位其賢否則不可不察數年以來權奸專政小人蒙耻冒進相師成風其間卓然守冰霜之操者僅保少禍而已自茲以往宜慎選舉以求之嚴考察以別之峻拔擢以激勸之庶舊習漸更且吏部正官及諸司屬職實庶官之本其素賢者留之不堪者選調之令在廷群臣連章合詞推舉學識才行優最者分任本部俾之講求用人之要專其責委斯賢才可得治理有望 五曰安民心夫民心向背國之存亡攸係不可不思所以安之今邊事方興用軍供饋皆資民力緩之不能集事急之必生變故處



之可謂難矣苟不固結其心惟刑驅勢迫以用之詎可經久哉若得人居守令長民之職則處置適宜徭役有要民心服從無施不可伏乞令左右大臣計議選擇賢才必任守令庶事安民安 六曰廣言路在昔堯舜大聖謨于芻蕘好問察邇故治底無爲人樂熙皞誠以一人之知見有限天下之事變無窮能集衆善則舉措克當故也歷代君臣聽言則治諱言則亂史籍可鑒前此內臣王振肆權擅政拒絕人言殺害忠良中外屏息不敢出口茲遇殿下受監國重寄繫宗社生民之托當明目達聰之時臣若不言死有餘辜伏乞再申教令許人人建白不拘忌諱惟裁擇可否施行幸甚 七曰謹微漸易曰履霜堅冰至言事當慎之於早也臣自永樂以來叨職班行伏見 太宗 仁宗 宣帝列聖臨御之時早朝

大班既退卽於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惟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在傍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或有召對亦不敢詳盡故今日之禍皆由不得輪流向前說事所致恭惟殿下監國卽同親政宜復舊章凡各衙門官務令各向前說事止與敷對者相知他人皆不能預聞庶得吐露肝膽陳布嘉謀殿下亦須秘重毋少宣泄且議奉皇太后於文華殿垂簾或隔一日令輔弼大臣隨殿下於簾前奏決大事毋拘時平條例以摧一時之宜庶國是有歸中外有賴 八曰修廢政天下一統萬機日臻孰非當理但事有重輕勢有緩急况今弊政之餘尤難爲功得不思其緊切者施之哉如選任大臣以端治本嚴明賞罰以聳觀聽



崇獎御史以振紀綱革罷監軍以專委寄講求屯種以省饋餉  
帥驍睦親藩以厚宗支旌表忠節以作士氣限禁僧道以來  
爲券革去罰贖以澄貪濁禁抑權貴中監以通商賈招降各  
處寇盜以安反側修理水陸道路以便驛運整擗腹裏緊要  
城池軍馬以備不虞似此尚多宜令預政大臣逐一詳審條  
例施行則內修外攘讎耻可復邦國奠安

論城守疏

程信

欽差守城吏科給事中臣程信謹題爲緊急軍情事節該奉  
勅今命爾往京城西邊一帶協助太監尚義都督王通左副  
都御史楊善守護城池嚴督軍民整擗器械務在精利申明  
號令務在嚴明可守則守必固必完可攻則攻必捷必勝京  
城在外四面軍民人等但聞聲息不無搬移驚動爾須撫諭

安插務令鎮靜得所九門內外守禦通塞等務爾須處置得  
宜務使寇不能窺有事須與提督太監尚義等訂議而行無  
或頃刻怠忽致有疎虞取罪非輕欽此除欽遵會同各官督  
令官軍將各門嚴加守備外謹將合行緊急事宜開坐請  
旨

一新號令以振軍威臣觀大軍自土木之敗人無戰志非  
大新號令無以責其效死如都督孫鏜領軍與賊對敵  
各路正當分軍策應則軍威自張賊勢可敗然皆各以  
分地自諉袖手旁觀臣於城上遙見西北軍馬約有三  
四千人一見上首挫鋒其餘不戰亂踰城濠致令五六  
大羊乘勢追趕臣與都督王通督令軍士將短鎗火器  
於西北城樓放打當時達賊四散奔潰然已遁之軍旣



不加誅未遁之軍又不用賞都城安危係於頃刻而號令猶復如此臣誠寒心乞嚴勅總兵官石亨尚書于謙等將大營移出關廂外面駐劄寇眾則堅壁不動設伏以待寇寡則分軍截殺互相策應如有退縮搖衆即時處以軍法不許坐觀成敗以悞大計

一募勇敢以備警急切見京城召募軍匠人等或賞或陞故皆樂於効用然近察其議則曰有功固今日之得官賞無功則未免他日有為軍之累是以中間多有勇壯匿而不出乞勅兵部再行出榜曉諭不分軍民官舍土人匠役但有果敢奮勇出奇殺賊者初立為勇士之名照例給賞有功不次陞擢無功事寧不願者聽如此則人疑釋而功可圖也

一召勤王以遏南侵臣觀此虜見我城池完固軍馬尚多連日四散舉火驚人其勢似有南行之狀若不預為禦敵之備誠恐州縣居民聞風驚移事出不測乞寫

勅星夜差人調集山東河南等處勤王之師順關南京所取在路衣甲或真定保定或河間霸州按兵待變相機以動賊近則完壁自守賊遠則赴京夾攻如此則聲援多而賊計沮矣

一設武備以防內變臣惟外城既固內門尤不可不謹如西直等門雖有官軍二百餘人各鋪已分一百五十餘人又有繳關等項分用門下止有五六十人亦皆老弱不堪又兼盔甲移用門外巷中城下雖有擺列官軍不過攢聚閒坐倘有意外倉卒難為乞將城內官軍着令



分管頭目每門添選二百人量給弓箭鎗刀庶幾有備無患

一養銳氣以備戰守夫軍夫以食為天食足則氣壯而後戰可捷守可固且如西邊一帶多係上林苑監四署人夫源非食糧人數稱係守城月餘蒙每人給米三斗即今坐派通州未敢片時下城前去關給其各夫俱皆離城五六十里居住家下多被虜寇驚散有補一二日無食者氣餒無措乞照軍匠事例給與口糧充養銳氣庶幾遇際可以責其效力

統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上

陳言中興固本十事

臣切惟撫國家於多事之際中興為難以誦政務於中興之時固本為要本之不固而欲求中興之治者未之有也仰惟

皇上嗣臨大寶治化一新北虜求和南蠻授首于茲二紀

底丕平天下臣民皆已仰戴聖德神功如

祖宗之時矣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孔子之戒昭如日星

陛下日御經筵緝熙聖學固已知之明而講之素有不

俟乎人言者矣臣一介凡庸以言為職不敢謂

聖德已至而不盡責難之恭謂聖治已成而不效拾遺之

義夫中興之要雖在固本而施行之次必有節目謹將所見

條陳十事以上伏乞萬機之暇少垂睿鑒采而行之豈獨

臣之幸哉臣無任伏

闕戰慄之至

一曰敬天臣聞天者理而已矣人君一心上與天合則陰陽順而寒暑時邇來日食星殞雷雨陰霾變生不一必有



感召此固上天仁愛君人之心然修省之誠要不可一時而或替也仰惟

陛下卽位以來節供奉嚴祀典凡諸不急之務多已停止而天心猶若此者豈非修省之誠有未至歟夫人君一心萬理總會而求端莫先於孝弟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先於四海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會子釋之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臣以爲敬天之道非陛下湛然此心懋昭大德隆孝友于

兩宮示親親于天下恐未足竊合天心之仁愛伏惟聖明留意

二曰求賢臣惟國朝取人有常途用人有常制蓋文以科貢吏胥武以蔭襲功授中外任使自不乏人然屢勸

明詔俾吏部有人材之薦兵部有將才之舉者何哉誠以多事之秋思得長才異能者共圖治功故也奈何有司奉行全失初意所舉薦者類多奔趨請託之人非廉正高潔之士大本已失將焉用之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謂其患得患失而無所不至也伏望

陛下於左右文武羣臣之中果有朝廷未究其用宦寺不知其名如古范仲淹富弼其人者留神簡拔以爲之倡然後勅所司通行天下果有懷抱經濟精通韜略隱於山林屈於下位者有司務在禮聘送赴京師或親策以治道或命試其藝能隨材器使用濟時艱無與已之不必取具若有司仍前濫舉卽坐以罔上之罪

三曰納諫臣觀經史所載歷代帝王未有不以納諫而興



感召此固上天仁愛君人之心然修省之誠要不可一時而或替也仰惟

陛下卽位以來節供奉嚴祀典凡諸不急之務多已停止而天心猶若此者豈非修省之誠有未至歟夫人君一心萬理總會而求端莫先於孝弟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先於四海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會子釋之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臣以爲敬天之道非陛下湛然此心懋昭大德隆孝友于

兩宮示親親于天下恐未足以答天心之仁愛伏惟聖明留意

二曰求賢臣惟國朝取人有常途用人有常制蓋文以科貢吏胥武以蔭襲功授中外任使自不乏人然屢勸

明詔俾吏部有人材之薦兵部有將才之舉者何哉誠以多事之秋思得長才異能者共圖治功故也奈何有司奉行全失初意所舉薦者類多奔趨請託之人非廉正高潔之士大本已失將焉用之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謂其患得患失而無所不至也伏望

陛下於左右文武羣臣之中果有朝廷未究其用宦寺不知其名如古范仲淹富弼其人者留神簡拔以爲之倡然後勅所司通行天下果有懷抱經濟精通韜略隱於山林屈於下位者有司務在禮聘送赴京師或親策以治道或命試其藝能隨材器使用濟時艱無與已之不必取具若有司仍前濫舉卽坐以罔上之罪

三曰納諫臣觀經史所載歷代帝王未有不以納諫而興



拒諫而敗者伏惟

陛下卽位之初實國家多事之際四方臣庶無不得以盡言  
陛下容納亦無虛日雖堯之舍己從人舜之好問好察不過  
如此邇日以來漸渝初政豈進言者亦多涉於泛常過於  
矯激而弗當

聖心者乎雖然縱使有之亦未可執一以廢其二也如

聖心簡靜厭見繁文臣愚請用宋仁宗開天章閣以十二事  
問近臣之例推而廣之 勅令文武羣臣及山林草茅之  
士詢以闕政如逆虜之讎必何策而可復天象之變必何  
修而可弭諸如此類逐一條示俾之各陳所見各盡所言  
中間必有上補於

聰明之萬一者仍乞

陛下於時常進言之人當理者采 安者不問庶幾周悉  
民情以奉天下

四曰謹災臣聞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是和  
災異之來非上下同加修省不可得而弭也邇者天變河決  
皇上下罪己之詔曰君失其德臣失其職臣捧誦之際知  
陛下一念之誠可以對越上帝矣然群臣之中慮如

陛下之敬天修己者幾何人哉宋儒胡安國曰體元者人君  
之職調元者大臣之事自漢以下遇有災異策免三公蓋  
為是爾乞

勅臺諫於内外文武群臣之中有引日偷安懷奸蠹政之  
甚者指實奏陳罷黜田里庶天變銷而人心慰

五曰節用臣聞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而大學論



生財必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寡用之者舒四者  
反是而求天下之治不可得也今邦畿千里民多逃移江  
南數郡盜尚劫掠河道枯涸漕運艱難而京師僧道之徒  
來自四方充斥街巷內府供事官員較之往時十增八九  
率皆以難運有限之糧供冗食無用之輩及聞河南山西  
轉輸邊餉犯風霜之苦冒剽掠之虞宰勞何止萬千費用  
不過數月臣以爲朔方之役未舉而中原之民已疲伏望  
皇上省財節費圖雪國恥 勅令沿邊一帶文武官員隨機  
護軍趁時屯種以免饋餉以防寇戎并勅各衙門禁遊食  
無役之人汰冗設不職之官庶邊備充而經費少民力蘇  
而根本固然後靜以待動逸以待勞則無事不克濟矣  
六曰詳刑臣聞兵乃刑之大者古之帝王於一夫之罪一

刑之施尚且恤之而况行刑於用兵之後哉切見福建廣  
東浙江湖廣等處叛賊鄧茂七黃蕭養葉宗留等本因貪  
官激變動勞大軍征討渠魁雖幸就誅良善多已被害近  
聞商賈耕鑿之人一槩綁縛到官將士收其功而平民罹  
其毒夫淫刑以逞而不致傷和氣者未之有也書曰殲厥  
渠魁脅從罔治臣願

陛下以爲法勅令所司特解京犯人案候待其覆勘虛實之  
情然後處以輕重之法乃勅各處總兵鎮守等官今後止  
將首惡解京其餘脅從量情釋放俾之各相效順庶人無  
冤抑而和氣可召

七曰選將臣聞三軍之命係於將然將之賢否不止涉軍  
士之死生實以關國勢之強弱不可不慎也即今三營大



將固亦有百戰已試之人不可輕議至如坐營把司掌號  
領隊數者之名卽唐之所謂偏裨宋之所謂自領亦他日  
以次而備大將之選者頃自 國家多事以來選設太濫  
不無賢否混雜且人材難得不有以儲之於前則無以獲  
用於後昔李光弼起自郭子儀偏裨岳飛起自宗澤首領  
則其選亦豈可以不慎哉乞 勅總督總兵等官修明軍  
政簡汰賢否遇闕員必須推訪廉介智勇之士具名奏聞  
以充不許私相補授重貽後患

八曰練兵臣觀周之成康皆守成賢主而其事見於書者  
一則曰詰爾戎兵一則曰張皇六師彼當治平之時尚不  
敢忘忽武備如此而況多事之際乎我 國家養兵最厚  
月糧以贍妻子行糧以贍本身不時賞犒銀兩依期給食

衣綿蓋養之於無事之時欲用之於有事之日而管軍官  
員不體 朝廷恤軍之心大肆蠶食公行賄賂反以操練  
爲故事如此而求克敵制勝比隆前代何可得哉伏望  
皇上降勅總督總兵等官嚴加戒諭仍有似前侵牟軍士妨  
誤操練者處以軍法示衆勿事姑息臣又見三營之制五  
軍所以肄營陣神機所以肄鎗手三千所以肄巡哨今三  
營各自團操則武藝不能相通其臨敵必難相應乞將三  
營軍馬一月同在一處相兼操習五日凜如對陣之時久  
久成熟庶幾有效臣又聞之軍中老穉相參有名無實閑  
居則虛糜糧當臨事則負累精壯乞大行揀選不堪者退  
回守城精壯者加意訓練庶兵將之意相孚而外攘之功  
可舉也



九曰尚儉臣觀伊尹之訓太甲曰懲敗度縱敗禮又曰慎  
乃儉德惟懷永圖而漢史之贊文景二帝亦不過曰恭儉  
而已是知儉之一字尤守成之主所當力行者也伏惟  
陛下卽位之初無宮室之興無遊幸之舉日講  
聖學親攬庶政恭儉之德可方前王然而民食日艱民俗日  
薄何哉豈

陛下以北虜請和國事稍暇而遂爲之少變乎臣又見承平  
日久禮法漸隳結婚姻者不計戶之高下送喪葬者不循  
家之有無閭閻得以服錦繡倡優得以飾金寶全無貴賤  
之等惟逞驕侈之風甚至千日之贏餘不禁一物之費用  
如是而求民食之足民風之厚不可得已伏望

陛下愈勵勤儉之德以先天下仍勅禮部申明舊制凡服食

器用各分等第毋行違式通得禁約庶幾民德歸厚國富  
可期

十曰隆師臣聞先儒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  
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今府州縣儒學官皆受  
朝命以爲人師者也

祖宗之時猶重其選或親策而後命之近時以來有久在監  
學懼淹歲月而出身者有偶中副榜因念艱難而就職者  
有儒士不能應鄉薦而干有司以舉任者布列中外多不  
得人遷延歲時妨悞後學九年之間使俊秀子弟長者老  
而少者長甚可惜也無寶才之用而望濟天下之事豈不  
難哉乞 勅所司照舊於南北直隸及各布政司推選御  
史或副使僉事各一員專一提調學校造就人才以副



皇上求賢圖治之意其各處教官先令提調學校官員考覈  
但有文理不通教條不立者就便送部別用其九年考滿  
到部舉人過數學識異常者所司仍加考察或試以臺諫  
之職或授以州邑之長則人皆盡心才各當用時賢輩出  
而國事可辦矣

皇明文衡卷之八

奏議

登極建言

劉定之

翰林院侍講臣劉定之謹題為建言事臣觀自古以來夷狄  
之禍未有甚於今日也古者如晉懷愍之陷於匈奴宋徽欽  
之陷於女真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  
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  
奉

上皇至於漠外委以與瓦刺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之後  
元帝繼續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旣衰  
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斂其虐醜而不侵梓宮常  
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



奉因其...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

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無知曉敢條陳所見以俟採擇其一曰戰陳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玠兄弟三疊陣之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倚恃迭為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騰蕩突必首分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

山胡騎用八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斫人胸下捎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火鎗之遲緩趨起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荆及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塞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踈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畜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為必有效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信其言者也其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



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之秦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  
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賈弼者所謂蘊忠信  
而能言語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駟夫為之哉今後宜用  
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  
纖悉必載回日聞

奏庶乎不至招釁起戎矣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  
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  
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  
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  
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相  
維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  
之况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

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

天聽然今者之禍可鑑矣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  
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  
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為國也向者兵士受粟  
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  
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  
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學技藝以為工而工商之  
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而為  
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駟牛年以當虎狼幾何其  
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  
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  
既久拔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



其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害民其何辜乎况守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三年

朝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寬縱至如大臣舉官有犯職私者必連及舉主夫恩不加於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於舉主則舉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此爲迂緩乎其七曰選將夫將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蝨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於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干

謙揚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待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昨者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羶迎回變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謙由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急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受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



懷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

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於昨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

人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如大裘之領不可以倒挈大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

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於萬機也益以熟而察於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

奏本進入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其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為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夫

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為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

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成湯之聖學于伊尹武王之聖訪于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徧觀而况於



人主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兼而觀之  
則於為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  
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  
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  
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斥舍當矣其為知仁勇之  
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  
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而不嗅  
其不至於誤食而嘔噦冥行而顛躓者少矣伏惟  
陛下以不世出之 聖當大有為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  
於政治則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臣見  
國勢可強離恥可雪 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而何難哉臣于冒 天威不勝戰懼伏惟  
其言而 赦其罪幸甚

虜情題本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臣劉定之謹題為虜情事今者  
虜使還期漸近 朝廷定議不遣使臣回答意欲致其來寇  
而撲滅之臣以為待夷狄之道但當為應兵不當為禍始若  
廟堂之輔筭無遺策壇場之將戰有必勝以暫勞而圖永安  
周臣子所深願豈但淵衷哉倘成敗猶未可預料則臣尚願  
陛下廣天地之量止雷霆之威含容醜虜暫遣使臣其或此  
以和往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免吾民之怨懟若  
由此暫羈縻之則歲年之後 國家閑暇選練將卒愈精脩  
築城保去愈完賞罰愈明資械愈充腹裏諸處無饑饉之患口



外名也。有奮發之勇，然後觀釁徐動，亦未爲晚也。今者掌武之臣，謙讓退託，懼當兵任各部之臣，合辭陳請乞回。齊聽衛所之兵，但有虛數，畿甸之民，望風遁逃，則成敗猶未可預料也。明矣。

陛下何汲汲於違衆論，信寡謀，以萬姓之命，僥一時之勝哉？  
臣愚儒不達時務，請以古者和虜事勢，可否較之。若謂和虜之後，糜費不貲，損我之富，則漢文帝在位二十餘年，用繒絮等物，和匈奴，宋仁宗在位四十餘年，用金帛等物，和契丹，爲時甚久，爲數甚多，不惜其費，未聞當時謂爲不富也。今宜比此例，豈與汴宋之末，虜兵來加，而要割藩鎮，劫質親王，必不可和者，比哉？若謂和虜之後，釁未復，損我之武，則漢高帝先被圍於平城，而後解，唐高祖先屈已於突厥，而後律不報。

其讐未聞，當時謂爲不武也。今宜比此例，豈與南宋之初，虜使詔諭而羈留父兄，黜削尊號，必不可和者，比哉？若謂和虜之後，篡弒不討，損我之義，則冒頓弒其父，而婁敬勸漢高祖通和，蓋蘇文弒其君，而房喬勸唐太宗罷兵，不討其罪，未聞當時謂爲不義也。今宜比此例，豈與春秋之法，中國亂，臣賊子在，所當討，必不可赦者，比哉？然臣謂不惜其費，不報其讐，不討其罪者，非因循偷安，止於是而已也。誠願

陛下雖未用兵，如已用兵，常加警勵，雖暫遣使，如未遣使，常加防備，攬群策而用之，以選練將卒，修築城堡，明賞罰，備資械，使內無患，外有勇，然後彼有釁之時，此足以乘之也。蓋不患於彼之無釁，而患於此之無策，以乘之，然尤在

陛下進 聖德於乾健，離明而不自是，勉聖學於日新，且盛



而不中止以爲用群策之衡鑑服夷狄之根本臣計愚言謬  
望 勅大小群臣公同博議若但委兵部則臣之言必不見  
從如水投石而生民之命如以肉試虎少有全理矣蓋和戰  
皆所以待敵而兵部必不以和爲請如巫醫皆所以治病而  
巫陽必不以藥爲說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保身愛國  
者不可偏聽而當慎擇也干冒 天威伏俟罪譴謹題請  
旨

議劉靜修薛文清從祀

謹按元儒容城劉因德性剛正學識明悟所作詩文理趣出  
人意表非腐儒曲學循行數墨者所彷彿而進退之際安于  
義命若其稱許管幼安詠嘆陶元亮則傲睨濁世涕唾祿爵  
之本心可見也是以裕宗不能留世祖不能致因豈不可謂

之賢也哉然而建言者遽欲以因列諸孔廟從祀則事體  
重不可以不詳議建言者謂顏子未嘗著書而配享孔子不  
可以因未著書而不之取夫顏子何可當也孔子之道傳之  
顏子後世取信於孔子之言其言具於論語載於中庸見於  
孟子存於易繫辭等書不一而足雖顏子未嘗著書不害其  
爲傳道也譬如蕭何無戰功而高祖取爲漢臣之首房喬無  
戰功而太宗取爲唐臣之首所謂知臣莫若君知弟子莫若  
師者此之謂也今以因未著書而仰攀顏子爲比則是人臣  
無汗馬之功者皆得攀蕭房爲比惡有是理也哉建言者又  
謂從祀諸賢其中有不能無過者因無過奈何反不得從祀  
夫及門速肖之徒固有狂狷失中者矣又有聚斂而聖人斥  
其非吾徒短喪而聖人言其不仁者矣然而莫不親炙溫良



恭儉讓之德親受文行忠信之教高者名列四科餘者亦皆  
身通六藝是以孔子家語太史公仲尼弟子列傳備書之以  
爲三千之徒此七十子者其最也然則七十子之有過者亦  
先儒所謂聖人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猶多爾至於左丘明  
以下經師二十二人有未能深明聖經之旨者矣又有無威  
儀若劉向好諛佞若王肅者矣然而當世衰道微火于秦黃  
老子漢佛于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守其遺經轉相付授  
講說註釋各竭其才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爲功殆猶周文武  
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振作而尚能保守姬姓之宗  
祀譜牒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亡而幸存者也雖有大過亦將  
宥之况小失乎今以因無過與七十子二十二經師有過者  
較量彼此欲得登因於從祀愚竊以爲仲尼素王也七十子

助其創業者二十二經師助其垂統者也遇其有過議而貸  
之猶得陪從也非若天之比而從曰我無過可以陪從未之前  
聞也建言者又謂與因同時若許衡吳澄其德學無以踰因  
而亦得從祀因豈得獨遺夫因之於衡澄其德學無大弗若  
也其功則有弗若也何也衡以其行道之功澄以其明道之  
功當元氏奮自朔漠統據華夏其君臣憚焉不知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其徒以至於宋之周程  
張朱者其道足以撫世御極而衡首倡率誨誘之使知是道  
之可行至於澄所作諸經纂言發揮洞達自朱子以後依經  
立說者鮮克儷之是以我朝

太宗文皇帝命儒臣修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澄之說多  
所採入澄可謂能明是道者矣而因之說未有採者則是因



既未若衡之道行於當時又未若澄之道明於後世其不從祀未必爲闕典也若乃薛內翰瑄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是以存蒙

聖知沒錫美謚其爲皇朝名臣夫何間然然論其於道所得以與朱子諸徒相比並若黃直卿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尚未知可伯仲其間否也而遽欲從祀竊恐世之君子將以建言者爲非愚則諛孰敢和附其說哉故愚以爲瑄可無施行因則准昨者所議楊龜山例令其所在官司建祠奉祀庶足以伸敬先賢勸勵來學謹議

陳言脩德弭災

章綸

臣聞之天人相與之際其可畏也人事爲於下則天道應乎

上天戒示於上則人事謹於下此感彼應捷於影響不可誣也以故上天垂戒而災異屢見者此必人事之失不知自省有以致之而譴告警懼仁愛人君如此之至也然人事之失必有其故或用非其人或政有缺失虐及于民民不安生而疾苦嗟怨之聲上聞于天以故天知之而屢出災異以垂戒于下當時上下或不知其由而天下之人知之故自古帝王以及漢唐宋暨君之於天戒必下詔求言使凡臣民各陳所見極言時政缺失而不忌諱以見致災之由而

朝廷聞之亟改其失庶幾可回天心而弭災變若徒祈禱宥罪及蓄糧儲修堤岸者此特有司之常事耳至于用人是否政事得失因循姑息而不修改則天心回否未可知也或又謂已嘗詔許諸人直言無隱不必下詔求言此則爲臣者失



于稽古而不以古之聖帝明君期望故也伏乞  
皇上法古帝王及

祖宗列聖斷自宸衷下詔求言務使臣民人等直言極諫各  
指時政缺失以見致災之由取其切當而隨事修改又乞  
皇上于是而示徹樂減膳之勅大臣于是而推捐俸救民之  
仁停工役不急之務節侈用濫賜之財慎差遣之擾民罷補  
官之俸給備救荒之義倉汰僧徒之蠶食憫遞運人夫之苦  
薄收斂糧儲之重寬農民之運糧恤軍士之勞役止納粟以  
抑僥倖勸屯種以蓄儲嚴考察以明黜陟信賞罰以示勸  
懲清天下刑獄之冤滯罪軍民越訴之誣陷修學政以養人  
才之本原采善言而戒大臣之自用重公輔之名爵杜署職  
之奔競凡此之類悉勅諸司修改而舉行之乃所以修政

事而安生民回天心而弭災異天下生民何其幸也



事而安主男曰天少而既災異天不主男向其幸也

皇明文衡卷之九

議論

孔子廟堂議

宋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率齊祝盥手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安尸尸醑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魯曾祠孔子帝升廟



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龍興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菑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糴鄉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蕪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

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廢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



短喪馬融之黨附執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故禹不先絲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真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櫛上後因國子監集議再顛倒彛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定張遂居程下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

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鑿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



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因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七出議

王偉

禮大戴禮妻有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妬惡疾多言竊盜是也而又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與更三年之喪前貧賤後富貴是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後世之議者或曰婦人不順父母淫妬多言竊盜其為罪而見出宜也若無子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也而去之非禮也聖人之制禮豈其若是嚴甚哉故七出定為五出於禮為稱也曰聖人之制禮嚴與寬蓋並用也惟其嚴也故有以合乎天理之公惟其寬也故有順乎人情之正寬嚴相適而制禮之意

得矣今自七出言之無子惡疾固婦人之不幸也而出之者過乎嚴矣然三不去者婦人孰無之使其無子惡疾矣而或其所取無所歸也與更三年之喪也前貧賤而後富貴也則固不得而去之也是又未嘗不寬甚也夫夫婦之配偶人倫之本也聖人之制禮其必審於此矣故曰寬嚴相適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為中也或曰惡疾多言而或有是三不去者固不去矣使或無是也則其出也庸豈其罪歟曰妻道二一曰奉宗祀也一曰續宗祀也二者人道之本也今其無子則是絕世也惡疾則是不可與其染盛也是義之不得不絕者也夫不順父母以其逆德也淫以其亂族也妬以其亂家也多言以其離間也竊盜以其反義也五者其惡德之見絕於人者也無子之絕世惡疾之不可與其染盛二者其惡德之



見絕於天者也其於義所當絕均也或曰古者諸侯一夫人  
六姪婦兩媵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藉使妻有惡疾無  
子則固有妾足以生子而奉祀矣必妻之出也曰禮莫重於嫡  
孽之分所以培化本而窒亂源也庶孽並嫡家國之禍莫不由  
茲言曰妻有惡疾無子而成庶孽之寵以啓爭奪之禍是家  
國之大不幸也又况庶人有妻而無妾其為不幸也尤大夫  
因婦人之不幸而致家國之大不幸輕重之際聖人固有以  
權衡之而謹其始矣然則以惡疾無子而出妻義之不得已  
而禮之不可免者也或曰禮者先王教人之具律者聖人御  
世之準故禮虛文而律實法也七出之文雖載於禮而五出  
之法今著於律奚為其不可也曰禮與律非二物也禮者防  
之於未然律者禁之於已然皆緣人情而為制禮之所不許

卽律之所不容出於禮則入於律也惡疾無子之當出其著  
於律歷代相因未之有改由人情之所同也禮律二者均為  
聖人之所制其輕重之際詳矣七出之目胡獨於今而廢之  
也故嘗論之夫婦之道以義合以禮成者也其成也則納之  
以禮不合也則出之以義聖人之所許也禮載諸侯出夫人  
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  
寡君不敏不能從而守社稷宗廟使使某敢告於執事主  
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媿命大夫以  
下出妻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樂盛某也敢告  
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媿命  
是其進退之間從容孫順有如此先王因其義之不得已而  
禮之不可免所以存其辭而不廢也是故孔氏之家三世嘗



出妻矣使果以出妻為難也然則聖人非歟由是論之徇私情暱細惠不知禮義之大節謂婦人無子惡疾為不當去而欲減七出為五出者可謂野於禮也已

論

衡運論

胡翰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為否既交為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封統七百二十年是為天也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為震坤一索得女而為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

成爲恒既交為益乾再索得男而為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為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爲既濟既交為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為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為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爲損既交為咸是爲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畜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爲陽鼎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爲陰龜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化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



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爲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夬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爲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爲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爲治是爲羣愚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爲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爲德義順

命之運陽隨於陰爲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爲惑妬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爲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爲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焉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爲寡陽相搏之運陽之搏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爲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年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伯之衰而不能爲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沒繼周者爲秦爲漢爲晉爲隋爲唐爲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焚焚天下之生欲望其爲王爲帝爲皇之世固君子



之所深患也余聞之廣陵秦曉山廼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伯之別定次于篇

正紀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爲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爲國人紀不正不足以爲天子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禹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絕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絕于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爲篡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又可廢乎皆歷數也虞夏

商周之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爲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逾大河竝太行抵恒山之右循塞垣至于滅貊胡鮮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竝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於荆衡循嶺徼至于百粵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間包有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弘農分陝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其族類可也而後世務勤遠畧欲以冠帶治之始失天下之大勢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汨天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汨地之紀者莫劉淵若



也魏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爲君而不能挈  
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  
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內與  
漢何異哉漢王卽位汜水之上蕭王卽位鄴南君子與之唐  
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於唐也楊廣紿父與君天下之首  
惡也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於繁文  
僞飾猶竊人之鐘自掩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是以魏晉  
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  
利降伊吾平党項西通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  
人之衆矜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顏  
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須史之名忘將來意卒從溫  
彥博之議虛漠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內地留其君長備吾

也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刻之璽書是以夷狄自處矣以夷狄  
處者以夷狄與之以魏晉處者以魏晉與之春秋之義也蓋  
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  
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  
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  
之奉獻帝爲扶弘義示至公爲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暉  
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恂  
逢知其奸睦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  
接跡於當世鼎鑊在前而不辟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  
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於人  
紀莫嚴於地紀莫尊於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  
三者夷矣漢不亂則操固漢之征而也晉不殘則淵固晉之



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爲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

### 尚賢論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雖聰明睿知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間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自工之事能有所不通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之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祿或以幼冲而弘濟多難或召過人之才強力辨捷而遂亡國

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冲不明者能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爲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于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之不明成王之幼冲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爲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辨捷召過人之才而不免爲獨夫得失之幾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與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傳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闕天泰顛散宜生南宮适太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於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迹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傳說太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



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楮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於齊  
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  
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爲官擇人而臣無擇官  
士患德不脩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脩而業  
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問其能舍乎與  
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於諸侯貢于天子之拜  
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士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  
以官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  
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  
周德既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於是君擇臣而臣亦擇  
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尚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  
車騎虛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軟血聽

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  
人以爲天下士也矜然負其高世之志伸大義於諸侯之上  
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轂哺傾  
身散財從海內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間傳世永久當是時  
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  
士氣卑而上勢崇倡倡焉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  
矣如魯兩生野王之老世豈盡知之乎夫指數尺之竿懸尋  
丈之緝釣蠅爲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鱖鮒之屬耳吞舟之  
魚終不足致也其爲術亦疏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  
地相酬酢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  
風動而應之於天下至庸人才至衆其要莫先於論相相  
之賢否官之得失所繫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繫也由君



予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有本  
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天下不勞而治  
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  
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耳  
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  
下之本也爲公卿大夫者亦以爲能寄郡國之政佐朝廷之  
治於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伯之畧混聖賢之  
道塞非此其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爲任者  
而其主不能擇也帝王之夫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  
之時得君專且久者皆時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  
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進其  
小人二者迭爲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於君子而深難於

小人至於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言辨其行擊其良聞之  
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具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  
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才藝之足以行人所難而  
不憚其名君子實則及也辨之不早去之不果植爲朋黨惡知  
其非君子也雖有君子橫口語又惡知其非小人也知人  
則哲帝陶唐氏猶難之共工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矣而帝  
獨以爲非賢其後果不賢也於是去之而帝之廷無惡人矣  
於是禹臯陶爲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  
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  
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興於此時也蓋  
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予必得而見之矣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又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已飢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貧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擬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為役為僕不暇顧其身貧富

不均孰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為準卒行宜以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奸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為兼并之閑耳非有資於畝晦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



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卽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求於救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粥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

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閒田給受民亦復獲徒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天下之田徠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執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

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竝行遂入匠人多寡



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  
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  
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三百里  
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為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  
四百里鄉及王子弟之既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為甸  
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  
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為井者四郊甸  
地耳其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  
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千公孟軻氏所謂皆十一者  
是也鄉遂之地萊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  
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為之井者必  
有牧以濟之所謂萊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

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  
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  
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  
東南之要服也蔦掩為司馬度山林鳩澤數辨京陵表淳鹵  
數畺濼規堰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脩千乘  
之賦况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畺濼之患原隰  
衍沃舉自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為貢商人用之以為助而周  
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  
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為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為  
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  
竝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  
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拜四也取以十一



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  
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  
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滂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  
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偽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  
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  
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  
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爲乎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丘甸  
縣都其間萬井爲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窮天下之  
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漬于成也非大有爲之  
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  
僞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必僥倖之機  
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况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

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齒滋衆之時乎然歸  
於上好興於下此不可爲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尼吾  
事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  
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  
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  
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  
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  
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  
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  
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  
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  
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



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公也天下有如上式者  
且將先吾民而爲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表延萬  
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  
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其甚矣天下怨  
誹未聞有一人違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  
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  
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悅  
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  
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求逸欲長治久安而不  
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  
分職以爲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  
治人君負有爲之才操可致之執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  
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益深爲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  
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  
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審其  
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  
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  
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  
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  
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慎習

天下之執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儉人壞之而  
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  
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



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教者此豈其勢難而力  
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或後王謂之  
不雅蓋卿有以啓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  
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爲之雖商  
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  
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爲皇帝舉天下以爲郡縣舉天下不  
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於上而怨起  
於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  
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  
變既極其言既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  
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爲萬世  
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

有一於此其後賈誼言之於文帝董仲舒言之於武帝皆不  
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爲意觀高帝命叔  
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  
奈何帝之自畫如此而群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  
法由是而文帝有甲之無甚高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  
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故維  
伯以爲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爲明  
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過而恩意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  
臨雍拜老有紆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  
浮言罷斥之擾於前陳寵建輕刑之議於後建初之政所以  
濟永平之失也之歎君者在當時號爲賢主且去古未遠而  
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爲之爲之不效舍之可也



不爲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於所習者久矣辟之戎  
人生於戎夷人生於夷少長所濡染者皆夷戎也中國之禮  
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夷狄之俗此豈  
其性殊哉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  
習者果孰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  
止托后跋之裔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  
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居之均田  
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排衆議而容之王肅  
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為冠帶絕其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  
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文大  
亂而唐承之太宗却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  
仁義其為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

制賦以租庸調其為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  
齎糧外戶不待開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効可謂盛矣故宋  
儒以爲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爲君方之於漢  
其寬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  
惑於後世之論能自振於秦漢之習也向使孝文無卓然之  
見必爲之志雖得中國終於戎翟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  
實名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  
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爲之志  
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乂也惟聖爲能盡倫惟王爲能盡制三  
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爲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  
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爲遠而莫之法  
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



好為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勝况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勢必胥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悍塊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啓之也君子度已以繩接人用權夫與世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為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為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敝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

皇初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馮馮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睢睢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

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為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揉穴居野處雖蚊息蠕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為墊毛食血飲雖鷲擊獮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為臊蒙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為野瘞以積薪而不以為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為愚其民安之免於飢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顛蒙倥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犢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



慎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於三王過此以往未  
之能尚也德固道也而法亦道也所因者異耳山川之風氣  
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  
皆所以納民於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  
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網罟耒耜而畋漁  
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  
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  
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為之為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特  
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  
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迹矣軒  
轅之後是為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為  
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群臣其治猶黃帝也而

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華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羿之屬  
以典之而又以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  
治帝何為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  
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  
疇既錫彛倫攸叙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  
子啓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啓之身有扈  
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父  
子相繼所以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  
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慙德牧野之師武  
王以為有光焉則君之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  
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為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  
亂世而反之正天下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



承平虞而不及虞者也文王之興承平商而進平商者也皆  
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  
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其世焉爾消  
息者候之徵也淳龐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  
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  
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淳龐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  
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  
衰王降而為伯伯降而為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驚其  
私智異說倚挈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為諸子者亦病  
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質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  
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朴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  
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為

有効而非二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  
日月潤之為雨露變之為風霆為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  
竅之為山川微之為草木為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  
地之所以為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為朝廷之  
遜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為征討君臣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  
重之為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  
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  
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  
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  
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  
固誅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  
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蕩平平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為皇猶當為帝苟不為帝猶當為王是三王不足四而五帝不足六也

迂論九首

王廉

禮于六宗

先儒言六宗者非一家或以為天地四方或以為祖宗四方或以為天皇大帝及五帝或以為五官或以為四望或以為蜡之百物或以為天宗三地宗三或以為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以為卦之六子或以為三昭三穆各肆為臆說互相駁黜終無一定之論逐使六宗之說不明惜哉按六

宗出于虞書周禮則無明文惟孔叢子以祭法埤少率於泰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榮祭星雩榮祭水旱為六宗孔安國因之王肅之說亦同宋子書說亦取焉三山楊信齋以朱子書說非苟從者今從之必有深意但鄭玄註祭法改相近為禳祈又以六者皆以為祈禱之祭夫舜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禱于群神乃是攝位告祭之禮安得禳祈之禮哉其說足以破之若以此祭為常祀則非也夫舜類于山川禱于羣神所以告攝位也告攝位于天地山川羣神足矣何必告于四時寒暑水旱哉先儒以家語為漢儒附會觀於此類信矣孔安國王子雍祖述其說故不足怪朱子取之何也楊信齋述祭禮一書足以為不刊之典既疑之復以為朱子取之必有深意又何也愚謂舜攝



位告祭類于上帝及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矣惟不告祭於地祇意六宗謂地祇也蓋六爲地數宗尊也且序其次地祇正當在上帝之後山川羣神之上斯說豈不正大耶周禮太宗伯王大封其先告后土大封猶且告后土攝位爲天子安得不告地也晉虞喜別論蓋謂此也但喜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其總五爲一成六爲地數涉於鑿耳劉昭亦以爲喜說近得其實予亦云昭以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禮于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舉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其說似好謂帝能該日月星辰則可謂舉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配則不可望于山川豈非地乎即如其說若重復矣但此地數六爲六宗自明何必第

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已踈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



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孝至以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上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衛

箕子則微子之立殷民戴周之德爲何如也今也不然殷民之叛無足恠也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焉吾於武王之克商也不憾其辭之傲而憾其不立箕子與微子之去而不求也抑武王聖人孔孟之所宗也小子何得而議之議其迹之見於書者耳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固以疑之然又惡知武王當時之立箕子而求微子矣而箕子微子知天命之在周固讓不居而後武王不得已而踐位焉後世亡其傳邪秦滅載籍書傳於伏生出於孔壁則固後世不得而盡信之也盡信之吾於武王有憾焉

宗廟畧

詳見通辯

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



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陞適士  
適士陞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固其理也設若先大夫既立三  
廟矣其子孫乃無為大夫者而為適士為官師先大夫所立  
三廟今為適士官師者又不當祭其廟其主將毀之乎將存  
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於宗子歟禮支  
子不祭故支子之為大夫者有事於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  
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為大夫者  
不得立廟矣宗子為大夫今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  
而祭設宗子為適士為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  
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  
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  
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

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於君謂之干祫今欲祭於曾祫將省  
於君歟又宗子為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為大夫因之  
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  
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料各隨見為大夫者所宜祭之  
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為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  
行之不同等也臆說若此俟知禮者正焉 又按曾子問  
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疏曰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  
為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祭之也用大  
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  
宗也若大宗子為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  
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  
子為大夫得祭曾祖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



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為祭也寄廟之說經無明文亦是崔氏臆見然庶子為大夫既不敢自立廟因宗子祭於宗子之家宗子為士所祭者祖與禰也會祖則無廟審如崔氏寄廟之說則當為庶子之為大夫者別立曾祖廟矣其說似乎有理愚意以為庶子之大夫有事于會祖當就宗子為士之祖廟祭之猶省於君而祭高也但如此說大是平易寄廟之制似是而實非也 又按庶子為大夫不敢立廟而祭於宗子之家故疏曰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然則庶子為大夫不得立廟明矣按王制大夫三廟凡為大夫者則得立矣無嫌於適庶之分然宗子之三廟或不與庶子之為大夫者同行宗子所立之三廟自宗適之正派庶子之為大夫者其三廟乃小宗也而與宗子之正派不相同

也要之庶子之為大夫者自得祭於其家小宗之三廟也事告祭於宗子之家大宗之三廟者以宗為重故也設或宗子之三廟其分皆卑於庶子但用宗子為祭之主而告祭之更不論其分之尊卑惟以重宗為事歟予前說省於君而祭會與就宗子之祖廟祭之其說與此不同姑兩存之以俟知禮者擇焉

孔子墮三都

當定公時三家專政久矣昭公伐之不克出亡八年竟薨于乾侯三家之不可去也孔子豈不知之知其不可去顧為大司寇與之並立于朝可謂知乎吾知孔子之出仕也不惟見用於定公尤見信於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行事也不然三家恐孔子之攻已必沮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家之聽孔子



之行事也吾見孔子行事而三家不疑又使其徒季路爲之  
宰而三家無間十四年孔子攝行相事而三家又無沮意由  
此而信之也既曰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爲孔子之謀  
而自墮也詎不信乎朱子以爲三家自墮之必不然矣使其  
自墮三都則三家之強也爲何如哉公室之弱也爲何如哉  
孔子畏其強而弱魯也必有以沮之矣夫三家憤陪臣之據  
其私邑其欲墮之也固三家之本心又喜孔子以公義使已  
而墮之也苟爲不然孔子素知三家之擅政不可以一旦奪  
惡能以司寇之權而遽奪其三都而三家從之耶是固勢不  
可行也吾知孔子之爲是舉其必有所恃矣夫孔子以公義  
而使三家墮之者非爲三家謀爲魯謀也魯墮三都則三家  
弱而公室強矣又何以知其非三家自墮之也成叛十有二

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信以爲三家自墮之則三家自墮之  
矣公何自圍之乎而春秋又直以公圍公至自圍書之乎吾  
於是益信墮三都之事爲孔子之謀也非三家自墮之也明  
矣朱子以爲三家挾公而圍之夫三家之勢至於挾公則魯  
微矣有甚於受女樂而怠於政事者受女樂怠於政事他日  
孔子猶託以微罪行而於其挾公之日乃不去之何哉吾於  
是又益信非三家之挾公也明矣夫三都墮三家豈不知孔  
子之弱已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強爲己弱孰若使公室  
之強以自贖哉論至於此而後知三家之從孔子之化矣而  
後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爲無疑也公羊謂孔子行乎季  
孫三月不違是也惜乎其蔽已深如僭禮樂者不能盡革之  
矧孔子以司寇之任視相爲輕也孔子之仕魯而化魯之君



臣十得其二三焉宜乎孔子之不久於魯也抑墮郈書叔孫州仇墮貲書季孫斯仲孫何忌而不書公者三家以公義帥師謀出於公室猶公之師也十年再圍郈亦然孟孫不能墮成及成叛公乃自圍之耳圍之不克不可謂孔子為失計也傳曰戰不正勝是已左氏以孟孫聽公歛處父之謀而不墮成故公自圍之容或有之其曰費人襲魯公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使誠有之孔子之謀信亦疏矣孔子之舉信亦危矣殊不知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之時按史記乃定公九年在孔子為中都宰之前經不書費叛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以公義一舉墮費無叛事如左氏所云朱子友以史記為妄而信左氏遂以墮三都

為非孔子之謀而為三家自墮上之論是年孔子為大司寇方用事於魯惡得欲赴費人之召且費叛而孔子乃欲舍魯之睡背季氏而去豈人情哉九年孔子未仕歎道未行故有與周之念而欲赴費然知其人終不可化而卒不往亦求桴浮海之意今已見用而其化及於季氏矣使於是時費果叛孔子欲赴之何哉由是觀之費叛在九年審矣左氏之妄又無疑矣吁千載之下雖朱子之考覈精詳猶為左氏所惑况他人乎蘇子以晏嬰為國以禮之事方之蓋亦惑於左氏者也予反覆推究其情直撓經史而以理折之如此專經之士幸勿斥其妄而去取之幸甚

鄆謹龜陰田

詳見左傳鈞玄

左氏以鄆謹龜陰田為汶陽之田其後司馬遷杜預及諸家



皆以爲然不知汶陽乃齊地鄆讎龜陰爲魯田與汶陽不相  
于也朱子辯之詳矣但朱子以鄆讎龜陰田之來歸者於吾  
聖人無與焉又曰借如彼說聖人修春秋自書其功殆非人  
情愚則未安其說公會齊侯于祝其孔立相乃其實事齊人  
來歸鄆讎龜陰田亦是實事左氏言萊人以兵劫魯侯雖不  
可信然孔子使茲無還請田又却齊享不可謂皆妄也其後  
來歸鄆讎龜陰田豈可謂不與吾聖人之事乎當時實有其  
事春秋惡得而不書之書之爲魯也非自以爲功也且有其  
實而避嫌不書孔子自處則善矣其如魯史何避嫌之事賢  
者且不爲况聖人乎愚則曰齊人來歸鄆讎龜陰田實吾聖  
人之功但左氏以三邑爲汶陽田則非也

魯鄭易田

按許田乃許國也今許州許昌縣是也許乃周公朝宿之  
魯舊封也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是也許非許田也  
許田非許也隱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遂入許曰公  
會主謀者公也許田則固名爲魯之田矣魯但不遽有之耳  
至桓元年鄭伯以璧假鄭始得之初不聞以祊而易之也祊  
在沂州琅琊縣在魯近地安得爲鄭人湯沐之邑必魯之近  
地而失於春秋之前歟但經不書其失於何時鄭之有祊又  
不知得於何日祊爲魯地爲鄭所侵今欲結魯之援故歸於  
我書歸足矣又繼之曰我入祊欲見魯公貪鄭之賂非可入  
而入耳初又不聞以祊而易許田也考之鄭得許田之由既  
如彼稽之祊入於魯之故又如此不知左氏何所本而妄生  
易田之說也



金滕非古書

予讀書至金滕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金滕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用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夫周公面卻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矣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儉人佞子之所爲也而謂周公然之乎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使周公而然則爲不知命矣且滋後世割股醮天之俗周公元聖豈其然乎又曰今我即命于元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

可以珪璧要之乎使周公而然非達孝者矣又曰公歸乃紉冊于金滕之匱中蓋卜冊之書藏于宗廟啓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旣曰周公別爲壇墠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于宗廟金滕之匱又私啓之也使周公而然則爲挾冢宰之權而不有其君者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周公冊書宜不在宗廟金滕之匱即在其中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滕之匱至今乃啓之耶即此五事反覆詳究頗疑是編非古書也舊傳今文古文皆有蔡氏又註曲爲之說釋之加詳矣相傳旣久固非迂論之所能奪然於心未始不致疑也故疏于篇以俟知者



周六服朝見

詳見三禮纂要

按大行人六服朝見以數見者為親也如九州之外謂之蕃服世一見謂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以其夷狄疏之也周時以洛為邦畿邦畿方千里其外各以五百里分九服一方五百里者九四千五百里也以二方對計之并邦畿千里通萬里也今姑以二方論之周公封於魯魯去王畿千有餘里在甸服二歲一見召公封於燕燕去王畿二千餘里在采服衛服之間或三歲四歲一見以周召元臣乃在外服似若疏之者何耶設如先儒以鳥道計之縱魯在侯甸之間而燕尚在甸界之服若以禹服計之魯當在綏服燕遠在荒服矣殊未喻也由是觀之周禮為未行之書信矣

論李綱請固守京師之非

宋徽欽時金虜入寇李綱力主固守京師以衛社稷夫死社稷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之事也李綱不此之悟而欲留二帝固守京師以待勤王之師與虜背城一戰以決勝負若綱者賢則賢矣不幾於知常而不知變者乎昔者大王嘗避狄人之逼孟子又嘗以對滕君矣夫大王滕君皆侯國也及其行權聖賢猶許之况於萬乘之尊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卒賴勤王之師再造唐祚使當是時三宗皆如李綱之議則安祿山吐蕃朱泚之慘三宗能不震驚乎綱力主其議二帝從之幸而幹離不尋以師退京師賴以無虞及綱罷是後朝臣不建行幸之議至冬虜復入寇何處又執綱議欽宗以足頓地誓死社稷朝臣乃不復言遂至二帝北巡貽宗廟之羞遺人民之禍實自綱處知常



而不知變之罪當時之計莫若從大王避狄之謀而襲三宗  
出幸之事命康王爲元帥李綱爲相權之不撓用之不疑詔  
徵天下勤王之師以衛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卽有不虞亦無  
北遷之禍顧乃爲守土臣之計致二帝身亡國削哀哉哀哉

養生論

梁寅

人之生也參天地而爲三其身亦一天地而小者也天地之  
大而不能不終也則人之賦形天地之間者其必有終亦宜  
矣然其生也旣異於物則亦久於物者也故人之壽至於百  
歲其大限然也善養生者或過乎百歲其不善養生者皆自促  
其生也善養之矣而亦或早終則其生氣之受有不及者也  
而謂人之爲仙其壽可數百千歲者吾旣未之見則固未之  
信也夫天之生物者其性也其燭而爲日月爲列宿虛而爲

風濡而爲雨露凝而爲雪霰爲霜雹怒而爲雷電蒙而爲雲  
霧是皆其情也人之得天之生理者其性也其適意而喜不  
適意而怒中不忍而哀中無主而懼見所美而愛見不美而  
惡求其所願而欲是亦其情也夫情也者貴合於中而不可  
以過天之情過則爲水旱饑饉疫癘凶札斯天之失其常者  
矣人之情過則爲淫邪放恣暴虐昏謬斯亦人之失其常者  
矣聖人者天下之主也故純德以合天而天道以順君子者  
或未能善天下而能善其身故脩德以俟天而吾身以安衆  
人者不能善其身而縱於欲故恃夫天德而促其生世之善  
養生者大槩先於治七情舍夫七情而復有神秘之術者吾  
不知也聖賢之學所以脩其身者亦莫先於治七情是聖賢  
之學卽養生之術也或曰山澤之士屏華違紛居閒處幽寂



冥冥慮優游無為得以治夫七情而全其天性固為善矣其  
出而事君理民者將欲勵其忠貞樹其勲名則擾而非靜勞  
而非逸或至於耗其精而竭其神則生奚以養曰所謂養生  
者唯視其當為者為之爾固非悖乎天以私其身也苟能循  
乎中適乎義雖不幸而隕其軀其天也亦壽也不循乎中不  
適乎義雖幸而全其軀其壽也亦天也故治夫七情者奚窮  
達之異七情既治可以養德可以養智可以養生養德而身  
脩養智而官理養生而壽固斯一舉而三得者也故凡有官  
守者知吾身之疾唯在於多欲必屏其欲以瘳其疾明夫三  
德三行者其六脉之和也稽經史務學問諸方之良也古之  
賢者以為則不賢以為監五藥之善也至於車馬聲色服飾  
器玩凡其可羨可嗜者皆日物之毒母者也固宜一切忌之矣吾

身之疾既瘳然後於喜怒哀樂愛惡欲一循夫理而不至於  
過中焉是於疾去之後慎而又慎曰養之以梁肉而助乎吾  
身之元氣也如是則上能佐君以永享天祿下能導民以躋  
于仁壽而已亦獲福考終矣孰謂養生之術非達者之宜乎  
聖賢之學所以可貴者此也

物初論

朱右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有初必  
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大息也混混沌沌冲漠無始一氣  
既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非天地之初乎于時萬  
象森羅已具有初而迹未形也天地一陰陽而已人物固囿  
於陰陽以生者也陽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  
陽生子中極於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於子中坤道成



矣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中  
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未反居上陽在下也三陽  
既交四陽漸壯鱗介群生羽蟲次之故魚鼈身橫飛鳥兩足  
而昂首陽未足也五陽健而決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於  
六陽既全乾道始備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天  
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爲六陰  
成物之氣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爲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  
而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曷而終曰生長歛  
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也若夫生物  
屏息天地無有斯爲終矣曰終當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  
初論

卞和論

唐肅

卞和以獻璞而刑人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玉楚子不和  
信也不和信則已何以刑爲剖而無玉刑未晚也故曰非和  
罪也唐子曰獻璞而刑和自取者也非不信者罪也和之  
不剖而獻欲章其識也卽受而剖焉於國何補亡補於國勿  
獻可也故君子罪和而不罪楚子不足罪也吁世之以文章  
小技自衒而不售者其和之徒歟

分野論

蘇伯衡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  
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  
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  
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  
乃爲始詳密謂秦爲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爲觜觿參之分野





原件短缺



周爲柳七星張韓爲角亢氐趙爲昂畢燕爲尾箕齊爲危虛  
魯爲奎婁宋爲房心衛爲營室東壁楚爲軫翼吳爲斗越爲  
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  
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  
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  
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  
心宋景讓其咎實沈爲崇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  
主用客星躔字之氣以爲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  
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一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  
玄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  
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可疑者杜預等注旣莫能詳而鄭氏  
則謂國中之封域於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旣

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  
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爲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  
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  
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  
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  
舍此蓋古法而曆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  
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  
係於是哉







